

文化中国行

时光里的古村落

勾蓝瑶寨

湘桂分疆 瑶乡蕴藏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黄柳英

五岭逶迤腾细浪。莽莽南岭，竖起屏障，分疆楚越。南岭之一的萌渚岭，站立在湖南的西南门户之上，古人称之为“南关尽处”。

这里，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列的中国三大民族走廊“南岭走廊”的一部分。千百年来，汉、瑶、畲、侗等民族在这里迁徙、流动、融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。

车奔“尽处”而去，逼近湘桂边界。连绵宽阔的山渐渐收住了脚，“风格”陡然一转——数不尽的喀斯特峰丛竹笋般拔地而起，石峰、溶洞、峭壁、隘口、溪流、丘岗、盆地，均有发育。村落、田野、民居点缀其间，风光奇秀。

八座山峰的拱卫中，一座古老城堡式村落——永州市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，展露容颜。



8月2日，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具有民族特色的祠堂。

1. 古村、古碑、古井，生发独特的文化景观

青山勾连，溪水伏蓝，勾蓝瑶寨因此得名。瑶寨由上村、下村和大径村三个自然村落自然连接组成，从空中俯瞰，三村沿着曲折的山体，在山间盆地顺地势而建，“品”字形分布，呈犄角之势，均面向宽阔水域或田野，疏密有致。

300余栋明清民居层层叠叠，富于韵律。走入村中，或高耸或低矮的房屋，屋檐如翼轻展。马头墙有曲有直，造型不一。瓦顶、屋脊、鸱吻以及藏于建筑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，朴素大方、造型流畅。建筑采用当地富含铁元素的泥土所烧制的红砖，色彩亮丽。

建筑，是凝固的音乐。这里，徽派建筑的秀雅与瑶乡建筑的纯真交融，在天地间轻盈地演绎着一曲关于“工与巧”“诗与画”的民族交响乐，生发独属南方中国的文化意象。

访古问史。村人说，史在碑上。古时永州勒石刻碑成风，勾蓝瑶寨里共发现了400余块古碑。81岁的老支书欧阳绪珍抄下仍能辨认的180块，花费近40年，依据碑文、县志记载，村中老人的讲述及相关学者的研究，精心编纂40万字的《勾蓝瑶志》。

汉魏时，就有瑶族先民在此地居住。勾蓝瑶族是瑶族谱系中的分支，属平地瑶系。唐以来，勾蓝瑶族陆续迁徙至江永一带。明洪武年间，勾蓝瑶被官府赐予瑶籍及土地，13个姓氏聚族而居，成为“熟瑶”、江永“四大民瑶”之一。勾蓝瑶民不断与汉民族融合，创造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人文景观。

“400块石碑述瑶情，2000年历史说沧桑。”指着抄录的碑文，欧阳绪珍以读韵文的节奏，介绍寨中的胜景“蒲鲤生井”：“旧号蒲鲤井或曰井产九节蒲中多赤鲤。大清乾隆二十二年立。”“勾蓝八景”，这是第一处。

村中处处见水、听水。不仅有遍布村落的上百口古井供应人们的日常用水，还有一股好水，于地势最高的上村蒲鲤井冒出，与山涧汇为兰溪。兰溪穿村而过，时而冲流激荡，时而静静停泊。村民动巧思，引其水，绕民居、入荷塘、浇田野，形成水网。清水滚出凉风，村人于溪上铺石板、搭凉亭，歇脚闲坐，随手把镰刀尖尖啄入亭柱。来来往往，年年岁岁，他们把凉亭给歇得老老的了。

溪中常见一种俗称“标杆子”的小鱼，行动难以捉摸。溪中有翻卷出水的石灰岩，参差峭拔，适宜用中国画中的解索皴、卷云皴法来描绘。山光西落，池月东上。临水的青石板上，会响起“笃笃笃”的锤衣声，以及孩子们戏水的欢笑。

这种日常之美、诗一般的栖居环境，让30岁的村民欧阳春婷生长出强烈的“恋地情结”：唯有家乡，才能安放理想的生活、温暖的情愫。欧阳春婷曾在长沙读书，一到节假日，总迫不及待地辗转奔波7小时以上回家。毕业后，她立刻回国，开小吃店，参与旅游表演队。“我在县城念中学时，别说勾蓝瑶寨，连兰溪瑶族乡都很少人知道。现在，勾蓝瑶寨远近闻名，我也感到十分自豪。”



8月3日，大学生在勾蓝瑶寨进行写生作画。



8月2日，勾蓝瑶寨，村民从石墩桥上经过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勾蓝瑶寨，太“入画”了。

行在村中，随处可见写生的学生和提着设备的摄影团。“怎么拍都好看”，是我们对它的粗浅印象。

乡村于我，是一种陌生经验。如果只把村落当做一种景观来消费，那我或许还离它太远。费孝通先生将村落视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“完整的切片”，“可以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一地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”。

短短几日，理解太难。但我试图通过体验和观察来走近它。清晨，看大鹅带着鹅崽大摇大摆地散步；烈日升起，在蒲鲤井边那棵四百余岁的重阳木下，与乘凉和洗刷的村民聊天，把手伸到井里浇凉水玩；下午，去吃一碗当地薜荔果搓出来的凉粉；夜晚，惊奇地发现清浅的银河就悬在头顶……

离开勾蓝瑶寨前一天的傍晚，我们走出寨墙，穿过田野，沿着古道一直走了很远。归村时晚霞漫天，夹道草木被暑气蒸煮过，散出好闻的气味。村人陆续从田野回到古道上。一位中年妇女与我们并行，热忱邀请我们从她背上的箩筐里抓一把刚收的花生。望着周围亘古不变的山水、前方古老的村落，我感受到一种文化的生动性，心中涌现了难言的感动。

“天地既立，人生其间”。人与自然诗性连接，人与过去、与文化记忆紧密相连，所以人踏踏实实，站在祖辈的土地之上，站在绵延的时间之上。人居与山水的互动中，隐藏着中国人自己的建筑语言、审美方式和生命意识。

勾蓝瑶寨不仅仅要被精心保护。当我们栖居于其他的角落，创造着“属于今天”的城市、乡村、社区、建筑和文化景观时，勾蓝瑶寨所蕴含的自然观、秩序感、人与环境在视觉和生态上的高度和谐，也应该被深入研究、充分借鉴。

倾听古村，有世代绵延的『语言』

廖慧文

2. 城堡、武艺、“将军”，保卫瑶胞的家园

从蒲鲤井处上石阶，村民黄丹红领我们登一个落差约三十米的山坡。到山间隘口，她指向千米以外：“出村绕过这座山，就到了广西。”

历史上，串起勾蓝瑶寨的众多山间岔道称为“楚粤通衢”，属潇贺古道的一部分。

秦汉至清末，潇贺古道一直都是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。古道起点为湖南道县码头，走陆路经江永到广西富川，再沿贺江汇入珠江出海，既是一条军事通道、官道，也是一条贸易之路。

隘口处砌有规整的大块青石，缺口宽度仅容一人通行。黄丹红说，这是出入村落的关键。

口之一，曾经建有寨门。村落周围的山隘都建有石寨城墙，设有9座坚固的寨门。

为了防御湘桂边界的动荡势力和匪患，从明代开始，勾蓝瑶民应朝廷的要求，驻守边界，提高防御功能。村落不同等级的道路相接处都设有关卡，石寨墙、守夜屋、关厢、巷道门和不同姓氏的门楼，层层相套，构成一个多层次级城堡式防御体系。姓氏门楼后，各宗族的村民抱团居住，民居也多修砌厚墙外，住防合一”。不少村民向我们证实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见过祖辈老人夜晚去关寨门。

欧阳绪珍出生那年（1944年），兵荒马乱，日寇窜袭江永。他听长辈们说，附近难民涌进

勾蓝瑶寨，原本居住着三千余人的村落庇护了上万人。

抵御外敌，靠建筑，更要靠人。走进欧阳绪珍的祖宅，两个石质的哑铃，静静地躺在院落里。“以前是无论男女老少，都要习武。”历史上，保护过村落的英雄被村人尊为“将军”。其中的“李将军”李三娘，自创女子拳、棍，传授村人。

今天，尽管不再需要对抗外敌，女子拳、棍依旧代代相习。这几日，一个留学生研学团来参观，欧阳绪珍的女儿欧阳慧英演示拳法棍法。一招一式，简洁刚毅，身法轻灵。这是曾守护过家园的祖先传下的本领。

8月2日，勾蓝瑶寨的石板路。

3. 花样、节庆、舞蹈，犒劳瑶民的生活方式

80岁的村民欧阳美娟在家中绣一朵“片片花”。见我们感兴趣，她取来一条大红的麻纱裙子展示：“瑶族姑娘从小学习织布、染布、织锦、刺绣。这是我姑婆传下来的新娘裙，绣得多好！”裙子已有百岁，色彩鲜亮，精美的植物纹样里，还跳动着新嫁娘的喜悦。村中的节日，欧阳美娟都要穿上瑶族盛装，闪亮登场。“最盛大的节日，当然是洗泥节。”她说。

农历五月十三的洗泥节是勾蓝瑶独特的节日，体现了深刻的农事崇拜信仰。明代，民瑶分得更广的土地，大面积种植水稻。一些土地离村落遥远，“游耕”应运而生——在田边修建“牛庄屋”供农忙时居住。下层关牛，上层住人。

村民欧阳明茂十多岁时，跟随爷爷住过牛庄屋：“大人们去地里劳作，我负责喂鸭、放牛。从开春陆续住到秋收，生活很艰苦，但也自由惬意。”

辛劳的春耕结束后，瑶民将人、牛、犁耙等农具上的泥巴清洗干净，回村迎接盛大的节日。湘桂边界的江永、江华、道县和广西恭城、富川等地原本都过洗泥节。但时代变迁，人们告别了牛庄屋，洗泥节逐渐衰落，目前传承较完整的只有勾蓝瑶。

“插田上岸，功夫一半，牛补青食，人换新装，家人团聚，举族联欢。”民谣欢唱，村人吹笙打鼓，簇拥着舞龙队游村。姓氏门楼下，摆开祭桌，敬天地，敬祖先。唱三天大戏，桂剧、祁阳戏。酿苦瓜，吃宴席。现在新增民俗表演，女子

拳、棍、双刀，长鼓短鼓舞，芦笙舞，坐歌堂。

这已成为勾蓝瑶寨的“招牌”。每年洗泥节前后，一拨拨游客入村，围戏台，品美食，赏表演，期望领略一方风物，读懂一个族群的记忆。

村支书欧阳明俊介绍，依托洗泥节，勾蓝瑶寨每年承办洗泥宴120场以上，每场洗泥宴可为村集体带来约1万元纯利。

近些年来，依据“泥”这一节日象征符号，村人还开发了新民俗“洗泥摸鱼”——请游客下泥塘捉鱼。泥水齐飞、欢笑一片，人们捕鱼上岸，亲自洗泥。在这时刻，旧与新、人与地，再次紧密相依。

